

[« 返回前頁](#) | [列印](#)

2011年10月31日

黃靜 焦點人物

新晉古典樂作曲家林安淇 將矛盾進行到底

揚名海外的香港演奏家，不少，但就是沒想起本土古典樂作曲家。

女作曲家呢？縱觀世界，不多。

是故，「香港女古典作曲家」林安淇實在是我城的「珍品」。

當然，這種名銜和抬舉都彆扭。若然真要她認投一個社會身份，那必然是簡單一個字——composer。

林安淇只算半個香港製造。她在香港和美國成長，現居紐約。初出茅廬，便得紐約音樂橋頭堡卡內基音樂廳和馬友友賞識，一再為馬友友譜作新曲；並且，她的唱碟今年獲格林美提名。作為新生代作曲家，前途無限。

璀璨下是樸素。人世的一體兩面是出世。林安淇約我在香港動植物公園相見，她的靈感擷取於自然。糅合「森林系」和「都市系」的裝扮，她聲線通透如琉璃。她寫下氣魄宏大、情感狂放的交響樂章，而眼前的林安淇靜謐得近乎靜止的湖水。惟有承認，「composer」是世上最複雜、矛盾的人。

馬友友的音樂夥伴：自然的中國人

「在香港，作歌還可以，管弦樂就難了。」應香港藝術節「新銳舞台」委約，林安淇創作音樂劇《六月戀人》，為此她留港數月，選角、試音和設計團隊開會……總之不是作曲。遨遊於廣闊的大自然，她獲得了充裕的思考空間。香港不是也有四成地是郊野公園，其山水為外來者仰慕麼？林安淇但笑不語。她還是選擇了美國，說須要往北走，無論中國東北或美國東北，要在四季分明之地譜寫管弦樂，她需要「對比」，令她創作出最講究層次感的音樂。

我們在動植物公園裏的鐵籠前停下，金毛長臂猿媽媽的肚皮勾着小猴，空中飛人般由一樅枝凌空飛躍到另一樅枝。羞澀的林安淇禁不住欣喜，輕叫起來。

她曾在2005年寫過如此的「音樂故事」：當她十七歲由加州返香港讀書，在機場降落便為香港的潮熱感到難受窒息，恨不得立即回到乾爽的加州，那個她同樣經驗成長的地方。

她的創作生涯由美國開始，就讀耶魯大學音樂系期間，林安淇在馬友友的「絲路計劃」和卡內基音樂廳的合作方案中獲選，被委約創作《空山幽雨》（Empty Mountains, Spirit Rain）。它成為馬友友和團隊極喜愛的作品，後為絲路全球巡演曲目。林安淇就讀的Peabody Institute of Music舞蹈系主任看中她在網頁寫的幻境、故事編成舞作Midnight Run。林安淇三度受卡內基音樂廳委約，第三度為馬友友創作大提琴協奏曲《遊園，驚夢……》，為卡內基「古今迴響：歡慶中國文化」藝術節目。林安淇一反作曲家的幕後位置，登台擔演說書人。身穿單薄旗袍的她，甚而有點神經質，跟蘇絲黃的東方主義媚態打成對角。

馬友友曾如此評價她：「她創作之音越群而出。從我第一次聽、到彈奏《空山幽雨》的時候，我感悟到安淇有清晰的心智（clear mind），感受細膩多變（multi-sensate）。《空山幽雨》寫她祖母離世，這多層次的作品呈現小女孩的心境。《遊園，驚夢……》和《空山》有些許平衡的地方，而且有進一步的進化——故事文本成為曲子的一部分。安淇作為現代人，對自己的種族感到自然，我對此印象深刻。她視自己為獨立的個體，而非代表什麼中國人的聲音。」

從香港負笈美國：音樂要辯論

父母居港，林安淇隻身在美國當獨立公民。

她對女性、地緣、種族等社會身份的認同，不避諱也不強調。「他們傳統只有白種男性作曲家。我是作曲界的新『成員』，要爭取確立自己的位置。他們有John Adams或Philip Glass，那我可以貢獻什麼？我會寫《六月戀人》、《遊園，驚夢……》，比較獨特的視角。」她的音樂時常訴說她本人或一個女子獨對秘境、幻見與思憶——時常透露孤寂。五歲某天，林安淇放學後等待永不再來接她的外婆，小安淇在雨中狂奔，外婆剛亡故的身影若隱若現。她用空靈的尺八與低迴的大提琴，將這幅回憶的畫面翻譯成《空山幽雨》。

在多種族文化的紐約／國度，她的作品會否反而容易「突圍而出」呢？「他們不會特別寬待我。當然時代變了。1969年耶魯才開始收女生，我媽媽在學時仍未開始呢！」頓一頓，她正色道：「這問題很複雜，不能簡單講，那關乎整個作曲界的運作。你會遇到學校知性上、概念上的挑戰，評論人的挑戰，觀眾、樂手等等不同party和作曲家的共鳴和張力不盡相同。」

林安淇生於香港，幼學芭蕾，發現身體對音樂分外敏感。像不少八十年代的「港童」，林後來習琴，九歲開始默寫校裏教唱的英國流行民歌。漸漸，她發現在寫自己的歌，這或許就不大「港童」了。

剛「開竅」，林安淇便移居加州。十七歲隨家人歸來，入讀香港演藝學院。「爸爸在人人有槍的國度有過不好的經驗，覺得美國危險，促我回港。我當時已考上美國大學，但年紀小，不敢逆意。」她促狹一笑。採訪當日林爸爸駕車接載女兒，我們因而約在公園有泊車位的堅道入口。出入口鄰近半山，幾乎只有外籍人士經過。她父親是車內的一抹沉默的黑影，守候在公園內預先為我們探路的女兒。

進演藝後，卻令林安淇更下定決心赴筭美國。「演藝也有很多很棒的學生。但在美國，如音樂史課，要你質疑、發問，但香港並無注重這個。」她後來到Peabody Conservatory of Music（比邦迪音樂學院）和耶魯大學音樂系攻讀碩士，後獲Peabody Institute of Music博士。樂曲由直覺和靈感構成，美國的老師卻時常挑戰學生，「要我們清楚創作背後的思考歷程、表達方式和藝術立場；藝術從哪個角度去看，從現代主義抑浪漫主義？為何不像前人那樣寫？在美國最深刻的經驗是這個。香港沒有這種辯論，主要是音樂欣賞。但要重申，這不是東西方之別，美國也不是統統都好。」

在美國創作中國：以直覺追溯土地

耶魯音樂系內有無數鋼琴家和小提琴家，但念作曲的只有十三人。白人男生佔九成，競爭激烈。她單薄，聲線柔弱，但不代表她無力與懼怕。

「白種男生論辯底子深厚，和黃種女生的思考方法不同。西方文學比較直線，中國文學圖像化，立體，所以面對這種教學方式會吃力些。」然而她立即意覺、糾正道，「我不應以性別來區分。」就如我問她，外國人仍想看蘇絲黃嗎？她就敏感地「事先申報」，說她2009年在《遊園，驚夢……》舞台上穿旗袍，不過為了應「中國音樂節」這個主題。中國為世界注視毋用多言，卡內基年前就在金融風暴、資源緊絀的時

刻堅持辦中國音樂節，「外國人對中國文化認識非常淺。其實他們對峇里或印度的音樂一樣感興趣，New Yorker likes everything！」

她的「中國」是個人的、社會的、歷史的、情懷的。她的「中國印象」，與其說來自認知，更源於她的善感與直覺。《遊園，驚夢……》第一樂章融合舊上海音樂以憶述夢境：1953年的嫵媚女性「老五」。第二章拉到2007年北京，一個小妮子和「老五」相遇，樂章開首加入京劇。林安淇「以文入樂」的傾向日深，作品風格便離中國水墨愈近：說書人如題字，頻繁的休止符如留白，自然萬象和個人記憶交織成意境。記者和林安淇在演藝學院的課室良裏聽《遊園，驚夢……》錄音，看總譜，大提琴延綿、敲擊樂器恍然，小提琴與笛子湧動不居。在她曾經上課的小課室裏迴盪不散。她喜愛說書，往時的中外說書人，形式和內容皆由自身的生命出發，追溯與傳承祖先與土地。她的「中國」在說書裏，是外婆的離世和五十年代的上海女子，和今天的她相遇。音樂卻不因此溫暖柔潤，而是尖銳、不安、步步進逼，林安淇正如外國藝評所言，是個「滿布矛盾的作曲家」。

往返深淵的矛盾：無法和諧的作曲家

「不知為什麼，我自小便很喜歡『遊園驚夢』這個名字。崑劇的《遊園驚夢》非常優美、高雅，那種超越時空生死的浪漫，我很感動。後來，白先勇的，我也看過多次，他的夢好像醒着來做的。但我仍然想寫一個新的版本，後現代味道，很有靈氣的，因為《遊園，驚夢……》給我的感覺就是一瞬即逝的靈氣。我的大提琴協奏曲，便是演繹這種靈氣。」

《遊園，驚夢……》兩個時空的兩代女子，其外在、精神都在「把我們的本性上下扭轉再上下扭轉的社會」存活下來——透過從前生活的記憶。未來新作《六月戀人》述說百年中國的婚姻態度，背後理路是愛情與經濟模式以至人類存活的命運的勾連；她眼中的「中國社會」，情態扭曲；她眼中的「中國人」，卻如其他的「人」一樣，只要珍視記憶，或許至少能成為美麗的靈魂。音樂作為抽象的巨構，正正與這種靈魂拍和。

「為何要譜作得這麼好聽？」受現代主義洗禮的老師認真地嫌她的曲子太好聽。「但我寫不出難聽的音樂，寫不出atonal（無旋律）。我惟有一直自我發展，直至找到一個老師接受為止。」其實我想跟她說，她的音樂並非那麼「動聽」，旋律的弧線裏不離苦澀而不和諧的和弦。她那個發生在香港之夏的焦灼故事，「情節」的發展是往拜

觀音，終能平靜，但內觀下去，又令自己重陷深淵。這個故事，把一切一切反映出來——A composer of contradictions，將矛盾進行到底。

撰文：黃靜 攝影：郭錫榮

wongching@hkej.com



 [放大圖片](#)



[放大圖片](#)



[放大圖片](#)



 [放大圖片](#)



 [放大圖片](#)

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版權所有，不得轉載。
Copyright © 2011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Company Limited. All rights reserved.

[« 返回前頁](#) | [列印](#)

2011年10月31日

黃靜 焦點人物

誰的「六月」

在眾聲喧嘩，沒有領導思潮的世道，古典樂流派也紛亂。「我是受浪漫主義影響，但不是每個同學走的路都不同。最重要在於專注、清楚自己的路怎樣走。」

她說，她這種多層次的narration orchestra在西方頗為平常，例如Peter and the Wolf，或Stravinsky的創作。

未來新作《六月戀人》，把「以文入樂」開得更繁、推得更盡，「十首歌，歌者為三男三女。有默劇與獨白。Rap、rock、國語唱意大利歌劇.....每首歌風格和語言都不同。」

黑猩猩的故事

《六月》輕中見重，浪漫裏見實際。

林安淇從人類學同學口中聽到黑猩猩的進化故事：在森林大火後被迫遷平原，黑猩猩後來發展出「固定伴侶」模式，以利狩獵、應對危機四伏的狀況。

因為愛情，猩猩的腦袋發大並發達了，經歷千萬年進化成人類，人類走進農耕社會，一夫一妻制度面臨瓦解，這種瓦解反過來左右了社會的興亡。基於此，林安淇審視中國近百年婚姻的雜亂，妻妾成群的封建時代，老夫少妻、跨境跨代的今日，決然一身的他朝。林安淇用文學去說，主人翁Popeye和其周遭的人身在以上的羅網裏。

「六月意味『盛夏之前』，愛情之始。這無不反映我現在的生命階段、愛情觀念——我相信nuclear family(核心家庭)，它為社會帶來安定。」愛情令黑猩猩進化，什麼令人在退化？——這過分簡化的問題不算吸引，我反而在意林安淇凝視中國以至世界的一片目光。

林安淇簡歷

香港出生的年輕古典樂作曲家。在香港及美國成長，曾就讀香港演藝學院、美國 Peabody Conservatory of Music、耶魯大學音樂系，並在Peabody Institute of Music 取得博士學位。林安琪三度受紐約卡內基音樂廳邀約譜作新曲，並得世界知名大提琴家馬友友賞識，兩度與馬友友合作。得獎無數，今年並獲美國格林美獎提名。正着手籌備2012香港藝術節委約「新銳舞台」作品《六月戀人》。



 [放大圖片](#)



[放大圖片](#)

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版權所有，不得轉載。

Copyright © 2011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Company Limited. All rights reserved.